



徐迟文集

(卷三)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徐迟文集

(卷三)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 航
刘 青
装帧设计 方隆昌

鄂新登字 05 号

徐迟文集

(三)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)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375 印张 6 插页 280000 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1—3000

ISBN 7—5354—0928—8

I·773 定价:19.30 元

(1—4 集总定价:72.00 元)



目 录

上 编

- 大场的一夜..... (3)
- “今天,我长久地看着地图” (10)
- 赫奇队长的被捕 (16)
- 谁先恐惧? (22)
- 走过那被蹂躏的土地 (27)
- 平壤轰炸目击记 (34)
- 两姐妹 (40)
- 汉水桥头 (46)
- 一桥飞架南北 (58)
- 通车记 (147)
- 祁连山下..... (168)

下 编

- 石油头..... (223)
- 地质之光..... (233)
- 哥德巴赫猜想..... (255)
- 在湍流的涡漩中..... (285)
- 生命之树常绿..... (297)
- 结晶..... (328)
- 形天舞干戚..... (346)

大海之中的一滴水.....	(376)
贵州本是富贵省.....	(386)
神“计”妙“算”小型机.....	(397)
得诸社会。还诸社会.....	(414)

上
编



大场的一夜

(1937年)

他开始告诉我这一夜的经过时，随手在桌上拿起了白色的皮带、火柴匣子、纸烟罐、剪子、眼药水、墨水瓶、和一杯茶，又随手的把沪战的前方摆设起来：这是扬子江（白皮带），这是狮子林（火柴匣），这是宝山（烟罐），杨行（剪子），刘行（眼药水），罗店（墨水瓶），月浦（一杯茶）。于是他又从衣袋里掏出几个镍币来放在桌子的一边，说：这是大场。

“这一带的战区里（手指了指桌子上的杂物），有许多是军事秘密，我答应过守口如瓶，所以不怕扫你的兴，我不能不隐去许多我知道的事实，不告诉你了。

“现在这一带战区（手又指了指桌上的杂物），已经没有新闻记者能趋前视察的了。所以现在这一带战区里的情形，差不

多没有人知道，我能够去一次，完全是我的幸运。经过了两个要人的连环保证，经过我自己的指天誓日，他们为了某种关系，不能不让我去。这‘某种关系’，是前方因需要防御工程中最要紧的麻袋，敝公司捐了十万只，而公司的栈房，是在战区中，所以我能够去了。本来也只是到了公司的栈房就不能再深入的。因为到了那儿已经是夜深了，他们是为了我的生命的安全，才叫我跟着他们一起跑。于是我在夜的前方游历了五个小时。

“把十万只麻袋分装了十辆运货汽车，这些汽车的外表是破坏不堪的，有的地方甚至是故意弄得它们肮脏非凡，看看真以为是些一九二七年的老爷车，其实它们都配着一九三七年的最新的机件。

“每一辆车四个士兵，我坐在第一辆，汽车司机旁边。在我的旁边，立着的，是一个团副。团副保证我生命的安全，我也自信还有一些胆量，便奋勇地跟他们沿沪太路如飞地前去。我们将经过大场，经过刘行到杨行把麻袋卸在杨行之后，再打原路回来。

“我不描写夜是如何如何的了。因为晚上没有月亮，我看不见四周的景色，汽车自然不开亮灯，因为怕飞机。可是耳朵很享受一些清福，这些秋虫、蟋蟀、纺织娘、金铃子、叫得很起劲。

“过了大场便听见枪炮声，接近地平线的远处，每隔一分钟便闪电一样的亮一下，亮一下。经过一小时的默默的旅程，忽然我和那位团副之间，起了情同手足的幻异的感情，我们开始了谈话：

“师长看见做生意人肯捐出十万只麻袋来，一定很喜

欢，停一会，我给你介绍师长好不好？’

“车子颠簸得很利害，团副接着赞美我们公司的麻袋的细而坚固，又嘲笑我穿的一套白哗叽西装，这套西装，我在大场时已借了一套蓝布大褂换去了。秋虫的声音继续的鸣叫，草里仿佛还有响尾蛇的‘嘶——嘶——’的悠长的声音。

“‘——口令！’

“突然在黑瞳中爆炸出震人的声音来。团副也大声的叫喊回去。经过哨岗时，有手电筒亮了一亮，照见几个士兵，荷着枪。那种印象，是我永远也不会遗忘的。

“我好奇地问团副——这就是前方了吗？团副哈哈笑了说，这自然是前方，不过没有过刘行。过了刘行，可以听机关枪密集的扫射声；迫近杨行时，可以看见大炮，便是今天夜里的两军争持的‘无人区’了。

“‘——口令！’

“团副答了。于是汽车又驶过去。可是，路的前面仿佛有一堆黄影子，这便是叠着沙包的一个战巷。汽车夫都是受过训练的，他冷静地飞驶，现在却慢了。我们的第一辆车是要指挥后面的九辆车的，他们有暗号。沙包的战巷是叠得弯弯曲曲的，车前的灯亮了，依着弯弯曲曲的路前进。

“‘妈的！’有一个沙包旁边的兵骂了，‘开什么灯，不怕死吗？’事实上他们不怕死，倒怕飞机！

“团副和司机立刻解释。不开灯，这弯弯曲曲的路怎么能走？‘那么！’那个兵叫，‘快走！快走！’片刻后，车出了沙包巷，飞驶了，不过现在的速率已比较减少了不少。

“过刘巷后，果然机关枪声大起。而蟋蟀，纺织娘，金铃子，却依旧这么鸣叫，还有响尾蛇。

“我告诉团副：口渴了。”

“团副突然特别的不豪爽，他别扭了半天，才从自己的热水瓶里倒出一杯茶来，他说，‘你别小视这一杯茶。在前线，这一杯子茶比什么还值钱。你们不知道在前线，一杯水是多么宝贵。兵士肚子饿了，不怕没有干粮吃，可是没有水，那就是没有命，而且等于没有了一切。譬如肚子饿了，而你却没有水，那么只好干粮也不吃，干着挨饿。一等到有了一杯子水，那时才能吃干粮。’

“我把这半杯子茶一口吞下，觉得不能熄灭我的口渴，可是我不好意思，也不敢再要。”

“‘蓬！’这是排炮，从月浦一带射出。抛物线地，一个火球，震动了大地，震动了我们的汽车，从我们的头顶，嗖嗖地作声，过去了。我的心直沉下去，团副泰然自若的笑了。”

“‘团副，’我说，‘我不上前了，我要回去。’”

“‘别怕！呵，——！你瞧，有好玩儿的东西可看了。’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天空中不知何时已悬挂了两盏小灯笼，一红一黄，团副解释这是炮兵的信号弹，你看了不懂什么意思，可是炮兵一看，就知道该怎么样放炮了。蓬！蓬！火球，震动了大地，连我们的车都跳了一跳（这不是修辞学或文章病，这是事实，）从我们头顶嗖嗖而作声，飞快地过去。机关枪声密集了。蟋蟀，纺织娘，金铃子，却还是那样鸣叫，还有响尾蛇。”

“我却又安下心来，团副高兴地说，‘你胆子大，有种！一忽儿，我给你介绍师长，师长看见做生意人肯捐十万只上好麻袋，又胆子这么大，一定很喜欢。’片刻，他忽然高兴地说：‘你要看看咱们军队的行军吗？’”

“我自然要看的，‘可是，’我说，‘在哪里可以看到呢？’”

“回答说，‘说在我们车的两旁！’

“我吓了一跳，这么神秘的事情！真在我车的两旁吗？我望了一望，望不见。团副说：‘可以让你看看，不过会挨骂的。也好！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也让你见识见识。车夫，开灯。’车夫奉命开了灯。

“灿烂的灯光里，两旁都是，默默的，坚忍的，负枪荷弹，一点声音也没有地在前进。

“我想起了古人所谓‘衔枚疾走’的景象。约摸两分钟的样子，有一个营长骂了：‘操的！什么时候！开灯！’果然，挨骂了，灯立刻熄了，车又在黑暗中缓缓的移动。

“惭愧，我又口渴得忍不下了。挨了半天，我告诉了团副。团副干脆的回答：‘忍着到杨行再给你水喝。我已默然忍下来了，可是团副拍拍我的肩膀笑了笑：‘后方给师长送来了两大箱金山桔，比我的拳头还大的鲜桔子，我偷一只给你。’

“吃了桔子，团副又来美我了：‘好家伙，你胆子大。’

“我说，‘没有什么呵，大炮在头顶飞，机关枪老远的，没有流弹，怕什么？’

“‘谁说没有流弹？你听那嘶嘶的步枪，就在我们车前车后。

“呵，这就是我错认的响尾蛇的声音！立刻我胆子寒了。嘴里洗涤流出清水来了。我告诉团副，我不上前了。可是杨行到了。

“师长在午夜三时半，正伏几安息，想一想这幅画！师长因劳累了大半夜，现在正在桌上靠一靠，’他们说。

“如果是冬天，那些将军‘靠一靠’醒来，挺一挺胸，盔甲上的冰柱进落，锵然有声——象古代的行军纪上描写的——

这些抗战的英雄呵！一幅何等英勇的画！

“团副进去的时候，我和一个士兵谈天，有一句话听得我悚然。他说，鬼子的枪打二千米，我们的枪打一千五百米，那怕什么，我们跑上去五百米再打呵！”这就是我从前线走了一趟，带回来的一句话。

“我没有和师长见面，就回来了。归途上，团副答应送我两枚日本雷霰弹，我答应他用红木或紫檀做成木架子，将来战后可供作不朽的纪念品。

“过了大场，快天亮了。最精彩的事在这里，我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军队里，连几个汽车司机都训练得这么好。

“远处的灌木丛中，突然一条红线，冲天而起。这好像过旧历年时，小孩子放的兰花条。

“团副告诉我，这是汉奸的信号。车立刻徐缓起来。

“差不多立刻的，在车的正前面的高空，扑扑，两个照明弹，大地倏然亮了起来。

“司机发出一个暗号，传到后面，于是迅疾的，车急转四十五度，斜刺里往路旁的一排大树中插过去，停下了。我们立刻下车，呵，如果有福气看到十辆汽车，整齐地，作同样的急转四十五度，而且同时的往树的行列中插入，同时停住。那么迅速！那么敏捷！真像电影一样！便是那时我望到这十辆，这么整齐，距离这么精确，且刚好把十辆车都掩蔽在树叶底下，已经使我惊叫了。

“每辆车点过人数，便各人在田野中分散，稻已经结了穗。团副牵着我的手，奔入田里，扑下，立刻泥土的熟悉的香味浮入鼻孔。

“远处有炸弹的爆炸声。飞机在天空盘旋。

“车驶动时，天已昧爽了，我们用了七十里的速度，开回上海。

“这是我游历这一带战区(手指桌上的杂物)的一夜的经过。这是不朽的一夜，团副也一副笑脸说：‘这夜风景，出了钱也买不到；你真有点胆子。’我回想这一夜，也觉得我是过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几小时。我很抱歉，有许多事牵涉军事秘密，只好不告诉你了。”

原载上海《宇宙风》旬刊第40期

“今天，我长久地看着地图”

(1943年)

今天早晨，当我到大使馆去的时候，那位刚从印度回来，近来蓄了小胡子的代办阿尔芳梭·卡斯特罗·瓦叶 (Senor Alfonso Castro Valle) 阁下还在房里听他心爱的勃拉姆斯 (Brahms) 作品的唱片。他喊住了我：“Mi querido amigo, Sigame; tengo algo para Ud. (来，有一点小东西给你看看。)”

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张美国统一华空军人员的信纸——所谓‘胜利邮件’，是在红底阴文的白字上标明了的“V. …… MAIL”。

“这是罗拔·波尔上尉 (Captain Robert Pool) 的两首诗。”瓦叶阁下这样告诉我。“我到印度去的时候，喜马拉雅高原地的一个小村子里。下着雨，道路是这样的泥

泞。这个小村子名叫XX村，它属于印度的亚萨姆省(Province of Assam)，它是这样的小，还比我们去玩的南温泉还小，可是这里是美国对华运输航线上的一点，这里也飘扬着‘手与条纹’的旗帜。

“我被招待到他们的营房里。在那里我遇到了却尔斯·贝克·勃拉特中尉(Lieutenant Charles Baker Brad)和他那位同房里的军医官，魏克斯上校(Captain Wax)。从营房里我们到了军官们的食堂里。这可是一个寂的地方呵！虽然若干小时的飞行，就可以把你带到了昆明，若干小时的飞行，也可以把你安顿在加尔各答的大旅馆，但是连我这样的旅客都到了寂寞的XX是这样的寂寞，这些美国的空军人员，他们是从纽约来的，他们是从芝加哥、费城、洛杉矶，呵，他们是从物质文明最高峰上来的，来到了这个世界地理的最高峰上的一个寂寞，凄凉，寒酸，~~由这样小的小村子~~：真是世界的两个极端呵，纽约和这个小村。

“我的那些朋友们告诉我：他们对我这么一个墨西哥人的来到并且拜访他们是格外的高兴！因为便在昨天的晚上，罗拔·波尔上和他们谈了整夜的墨西哥。罗拔·波尔上尉说得好：一旦战争结束了，他立刻要到墨西哥去，去静静地生活……罗拔·波尔是坦克萨斯州来的，他爱墨西哥。

“我和他们一起喝着 Bull Fight Rum (斗牛拉姆酒)。下着雨，雨声真大。远处传来了兽灯的吼声，他们告诉我是‘豹’。他们叫人去找罗拔·波尔上尉，我们寂寞地喝着酒。酒是好的。

“食堂——酒厅——是华瓦地布置了的，有点使人不信他们是住在小村中。突然，从酒厅的门口走进一个白发的，白眉